

江花

·微小说

A16

菩萨

■文/孙传侠

女人初一、十五便来寺里烧香拜菩萨。一年了,无论刮风下雨,都来。从没间断。

女人四十多岁,长的妩媚,皮肤白。可女人眼里含着苦。每次来烧香,眼里都有东西晶莹发光。女人虔诚地焚香,虔诚地跪拜,虔诚地祷告。每次祷告完,要离开寺庙的时候,女人便从手中的小坤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钱,恭恭敬敬地丢进功德箱里。之后,痛苦的脸色露出一丝轻松。好像菩萨帮她了了一桩心事。

寺里有个打扫卫生的妇人,五十多岁,长相穿戴极普通。每天打扫香客们扔弃的废纸片,矿泉水瓶之类的东西,当然她还有最重要的一项工作,就是要看管好香火炉,避免香客粗心,发生火情。

女人痛苦的表情和捐那么多钱都被扫地的妇人看在眼里。她在心里感叹:这女子对菩萨真是虔诚啊!一捐就那么多,都是百元大钞,好心疼啊。每次,妇人都恨不得一把抓住女人的手,把那些大钞夺下来。

这天是初一,是香客们烧香拜菩萨的好日子。香客们都早早来烧香拜菩萨,当然,那个女人也是会来的。女人来得也很早,当她拜完菩萨,捐了钱,走出寺门,朝停车场走去时,扫地的妇人突然疾步走来,叫住了她,温和地说:“夫人,请您留步,可以吗?”

听到有人叫,女人停下,半转过身,好奇地盯着她,问:“你是叫我吗?”

妇人点点头:“是的,夫人,我有句话想和你你说。”

女人感到迷惑,打量着妇人:“我不认识你啊。”

扫地的妇人说:“夫人,再来拜菩萨,别捐那么多钱,好吗?”

“为什么?”女人皱起了眉头。

妇人犹豫了一会,终于说出了口:“夫人,我觉得,你捐那么多钱,实在可惜。”

“可惜?”

“是的。夫人,真是可惜。您的钱又不是大水冲来的,不容易啊!钱真是好东西,要花在刀刃上,要用它办大事。”

她原来要给我说这些话。听到这,女人有些生气了,眼里冷冰冰的。

妇人又说:“修人在修心,求菩萨不如求自己啊!”

妇人的话把女人的心蛰疼了。脸刷一下就变了,妇人立刻闭了嘴,有些不知所措。女人冷漠地看了一眼妇人,拂袖而去。

妇人有些不知趣,又紧跑几步,赶上女人。她指给女人远处一座朦朦胧胧的小高楼说:“夫人,您看见那座小楼了吗?”

女人没说话,随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。妇人一边说,一边用心观察女人的脸色,她害怕她的话再惹烦女人。妇人说:“夫人,那个地方更需要钱。”

“那是什么地方?”女人问。

妇人说:“那是一所孤儿院,那里的孩子,大都是被父母抛弃的孩子。钱能帮助他们解决好多的事。”

女人的心受到触动。她用一种陌生的目光,重新打量着妇人。然后再不予理睬,径直朝停车场走去。

看着女人离去的身影,妇人心里隐约有点后悔,觉得自己不该说,说错了。是啊,和人家素不相识,说那些干什么呢?

让妇人料想不到的是,从那以后,常来上香的女人一下子消失了,消失地无影无踪,一连数月都没再来。每逢初一、十五,妇人都在众多香客中间寻找她的身影,可每次都令她失望。

这天下午,妇人抱着扫帚,清扫院门前的落叶。妇人忽然听到身后有人。她转过身,愣住了,面前站着那个女人。女人像梦一样出现了。女人微笑着说:“我来谢谢你。”

妇人莫名其妙,但她吃惊地发现,女人变了,女人眼里潮湿的泪影不见了,变得有神采,有生机了。

女人说:“我听了你的建议,去了孤儿院。果然如你所说,那里的孩子们,的确需要我,不仅是需要我的钱,给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,更需要我陪他们散步,给他们讲故事。谢谢你,你让我走到孩子们身边。”

妇人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女人继续说:“一年前,一次车祸,夺走了我儿子十岁的生命,这可怕的经历几乎使我发疯。我想儿子,我拜托菩萨,祈祷菩萨,让我的儿子在那个世界里快快乐乐。只要我儿子快乐,给菩萨再多的钱,我也不在乎,不心疼。儿子快乐,我才能快乐啊。可是,我虽然每月的初一、十五来拜菩萨,仍然快乐不起来。我知道,我是自欺欺人,自我安慰。我的儿子,再也不能复生了。当我听了你的话,来到孩子们身边的时候,我忽然发现,孩子们才是我的菩萨,是他们帮我赶走了忧郁的魔鬼,让我脸上重新又长出了笑。”

妇人说:“我看得出来,您是大好人,是个菩萨。”

女人脸红了,说:“我不是,我不配做菩萨。只有你,才是真正的大菩萨啊。”

妇人忙摇头:“我不是,你是!”

女人说:“后来我才知道,那个孤儿院是你丈夫去世后,你用给他的补偿金资助建起来的。大姐,你才是真正的菩萨啊!”



插画/肖方元

名人的三十六计

■文/王澜

毫不牵强附会,沙韧与名人有师生关系:他曾在文学院听过名人讲课,名人不仅为沙韧签下大名,还留下自己的手机号。

沙韧第一次给名人打手机时,未接。不料,2分钟后电话就回过来了,而且名人是用手机打的长途电话,这让沙韧感动得讲话都结巴了:“我明天晚上的火车,后天中午到,周一打算来拜访您!”

名人在电话里说:“我在外地讲学,你来了再打电话联系。”口气极为诚恳。

沙韧坐了近20个小时的火车,来到名人居住的城市时,已是周一中午,稍稍休息后,沙韧便拨通了名人的电话。名人回答:“我还在外地呢!不过周三肯定回来,因为约定去A大讲课。周四再联系吧。”态度依旧恳切。

沙韧叹了一口气,谁让人家是名人呢?忙!

周五,沙韧联系名人,又遇到意外。名人电话里说:“车在下面等我呢,要接我去参加一个学术讨论。”

沙韧心有不甘:“下午你在哪里?或是晚上……”

名人极其耐心地解释:“20多位专家学者,每人讲半小时,就要十多个小时,没准晚上拖班呢。明天再电话联系吧!”

沙韧泄气了,晚上拖班肯定要宴请,这下见面是没戏了。他用“三顾茅庐”来安慰自己,又联想到韩信被考验的

故事,于是周六早上8点半他就准备拨通电话,开口就讲:“为了拜访您,我来到贵市,已经是第4次电话打搅您了!我今晚坐火车回家,很希望上午有机会见到您。知道您忙,就打搅5分钟,把我新出版的书送给您,还带了家乡的新茶。如果您能挤出时间,想请您吃个便饭……”

沙韧一口气说了很多,名人耐心听完后,出人意料地讲:“我现在正陪女儿上奥数。我的茶叶多得吃不完,你送其他人吧。”终于开口拒人于千里之外了。

沙韧深感吃惊,怪了怪了,周六陪女儿上课,应是既定方针,为什么之前还让他周六联系?这不是耍人吗!而且,名人都50余岁了,竟还有个上小学的女儿?

实心眼的沙韧这才回味过来,从一开始,名人就在打太极拳,既不想见面,又要表现得礼贤下士。对照三十六计,似乎有点“笑里藏刀”,因为鲁迅说过:“无端空耗别人的时间,无异于谋财害命!”

他越想越纳闷,一个业余作者,能对老师怎样?无非是慕名取经,最大的奢想就是想请名人写一篇书评,当然要当面预付稿费的,如此而已。还会有什么出格的要求呢?

回到家乡,沙韧与一文友提及名人。文友点拨:“你呀,真是傻人,木鱼脑袋!嫌你礼轻!名人走到哪里都有吃有喝,只在乎能拿到什么!”

编辑 肖方元
版式 郑海仑
校对 胡月

第11届全国微型小说
年度获奖作品